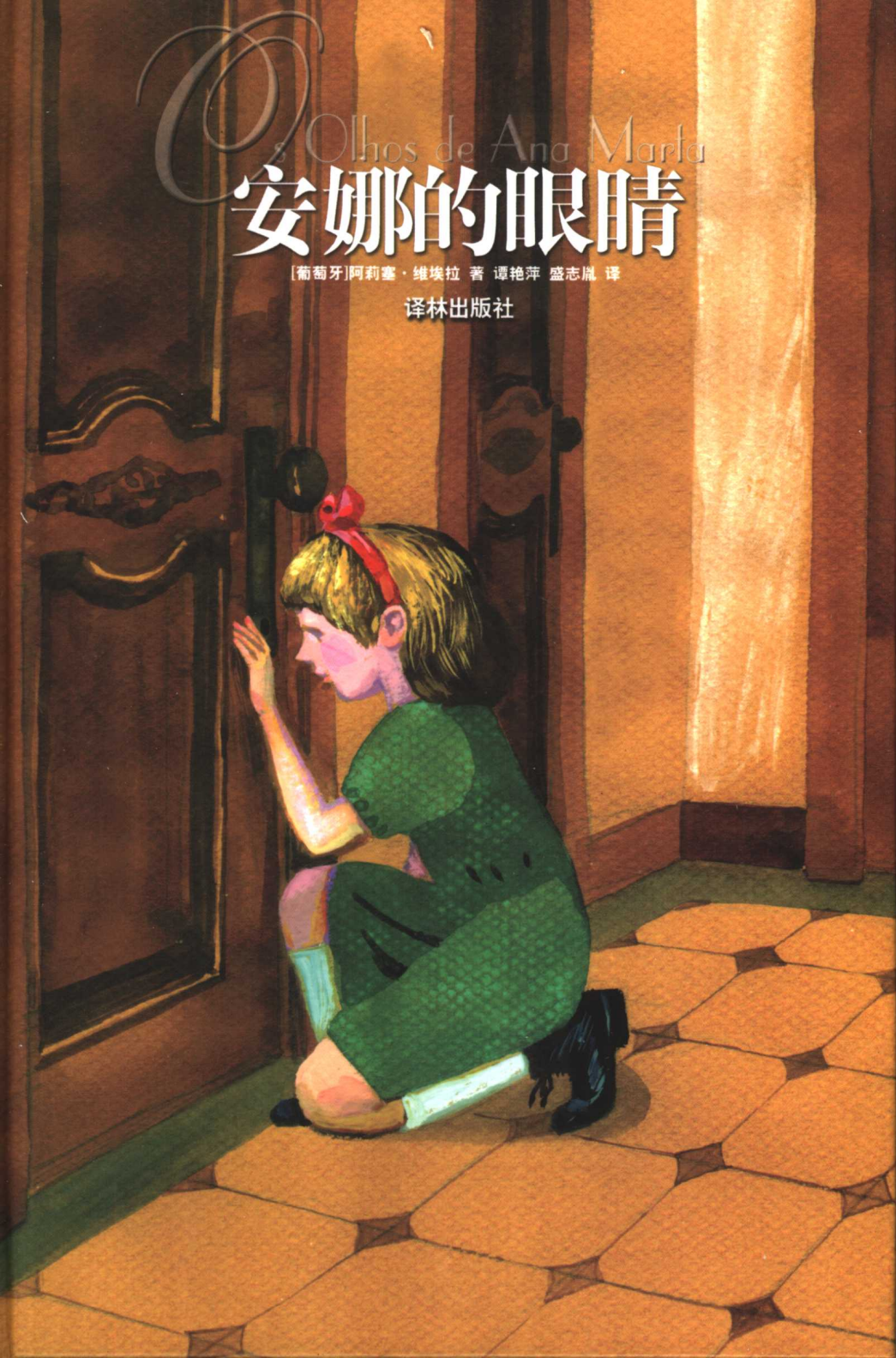


Os Olhos de Ana Marta
安娜的眼睛

[葡萄牙]阿莉塞·维埃拉 著 谭艳萍 盛志胤 译

译林出版社





安娜的眼睛

[葡萄牙]阿莉塞·维埃拉 著 谭艳萍 盛志胤 译

OS OLHOS DE
ANA MARTA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的眼睛／(葡萄牙)维埃拉(Vieira, A.)著;谭艳萍,盛志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4
(译林少儿文库)
书名原文:OS OLHOS DE ANA MARTA
ISBN 7-80657-611-8

I.安... II.①维... ②谭... ③盛... III.儿童文学-中篇小说-葡萄牙-现代 IV.I55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2543号

OS OLHOS DE ANA MARTA by Alice Vieira
Copyright © Editorial Caminho, SA, Lisboa, 1990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 2004 by Yilin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r. Ray-Gude Mertin, Literarische Agentur, Bad Homburg, Germany through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0-146号

书 名 安娜的眼睛
作 者 [葡萄牙]阿莉塞·维埃拉
译 者 谭艳萍 盛志胤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Editorial Caminho, SA, Lisboa, 199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4.75
插 页 4
字 数 74千
版 次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11-8/I·453
定 价 (精装本)10.3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谭艳萍

青少年朋友们，你们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们还记得吗？

玛尔塔，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小姑娘，向我们讲述了她并不幸福的童年。她和爸爸妈妈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房子里有很多房间，可是许多房间都大门紧锁，而且各个房间都充满了秘密。爸爸妈妈不爱她，总是冷冰冰地拒绝她。弗拉维亚，她的妈妈，从不让玛尔塔叫她妈妈，却让她直呼其名。弗拉维亚也从不喊小玛尔塔的名字。爸爸整日躲在他的工作后边，很少过问她的学习和生活。玛尔塔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爸爸妈妈才这样对待她。惟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家里的老仆人莱昂诺尔。她把小玛尔塔拉扯大，并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她，给她讲美妙的公主和王子的故事。莱昂诺尔曾暗示过玛尔塔，在她出生之前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那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任何人都不许提及，连她也不能！这个家里似乎还有一个神秘的人从不露面，却时刻影响着玛尔塔身边的人们，玛尔塔最终能揭开这个



秘密吗？这个神秘的人到底是谁呢？

小说从一开始就紧紧地吸引了小读者。作品语言生动简练，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小说叙述紧扣其严肃的主题，还设置了众多的悬念和深层意义的幽默。

本书作者阿莉塞·维埃拉(Alice Vieira)，1943年生于里斯本，是葡萄牙最著名的儿童文学女作家。大学期间，她学的是英美文学和日耳曼文学，毕业后从事记者工作。与此同时，她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作品。迄今为止，她已出版了三十余部专为儿童和青少年创作的小说。1994年，她的全集出版，由于在青少年文学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她获得了极负盛誉的卡洛斯特—古尔本基安奖(Calouste-Gulbenkian-Preis)。1996年，她荣获诺贝尔儿童文学奖，并获得汉斯·克里斯汀—安德森奖章(Hans Christian Andersen-Medaille)。阿莉塞·维埃拉现在仍生活在里斯本。

1994年，青少年文学国际管理委员会列出一份书单，推荐全球的青少年阅读，阿莉塞·维埃拉的《安娜的眼睛》一书也名列其中。

2000年3月

目 录

译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一章

在医院里，人们把我交给了不是我亲生妈妈的女人，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你懂吗？

他们让那个想怀抱着刚出生的宝宝离开医院的妈妈空着手走了，却把我交给了另外一个女人，她在这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来医院取药，为的是治她的头痛和恐惧，她担心自己会发疯。

我向你发誓：多少年以来我对此一直坚信不移。

没有其他的解释，也不可能存在其他的解释，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她为何从不喊我的名字，她为何总是重复着，她太老了，不能做妈妈；还有我的脚步声，尽管很轻很轻，依然会让她“精神崩溃”，我爸爸就是这样说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精神崩溃”应该是一个医学上的专用词汇吧，是用来表示头痛或精神错乱的。

“总有一天我会失去理智的。”她总是不断重复着。

“这都是你精神太紧张造成的。”爸爸嘟哝着说。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我趴在厨房里的大理石桌子上倾



听莱昂诺尔唱歌,讲故事,偷听西班牙女人们在客厅里窃窃私语,就这样度过了无数的时光,而她却丝毫不关心我,仅仅有一次,她看着我的作业本,因为我的书写太糟糕而把我责骂了一顿,要是她觉得我的字写得还不错,就表扬我一番。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开始做另一番猜想。因为一辈子都在期待着自己的亲生妈妈出现是件很让人疲惫的事。

连王子格拉西亚诺都无法忍受,而他不管怎么说还是个王子呢。

莱昂诺尔常常说,我是坐在一只金摇篮里来到这个世界的。可她对我讲的塞尼奥亚的灵魂却让我害怕极了。据说,塞尼奥亚的灵魂,一到夜晚,就想从四周的墙壁里蹦出来呢。

我还记得,为了能在某个地方找到那只金摇篮,我连续好多天好多天偷偷地从那些紧锁的房门的钥匙孔往里张望。可是这样所能看到的视角太小了,而且看到的总是一样的东西。最后我还是放弃了。

可是,即使我找到了一只金摇篮,我又能怎么样呢?他们肯定不许我拿它来玩耍,就像那些爸爸在圣诞节和我的生日里送给我的瓷制的玩具小娃娃一样,碰都不能碰。

在莱昂诺尔给我讲述那场大灾难和有关另外一个女孩的故事之前很久,我曾经希望,某个圣诞节能收到一个纸做的娃娃作礼物。





一个纸做的娃娃,你可得好好想像一下!

你曾经希望自己拥有一个纸做的娃娃吗?肯定没有。直到昨天,在学校门口,莱昂诺尔来接我,她是那么肯定地对我说,我是如此的完美无缺。

但是,我当时还那么小,还不知道,一个坐在金摇篮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是希望自己拥有陶瓷玩具娃娃的。

所有的人都责骂我,他们认定,我想取笑他们。多纳·佩帕在那个星期五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伤害,她用西班牙语骂我,说我根本不尊重穷人。

我还记得,我是那么惊讶地望着她(呐,你可以看出,我还多么小,还不懂事——我甚至惊讶万分,这些西班牙女人们在说些什么呀),因为我可不想不尊重人,不想不尊重穷人,也不想不尊重穷国,还有其他的任何人。

我想得到的,惟一想得到的,不过是一个纸做的娃娃。一个巨大的,怀里都抱不下的娃娃,她的脸那么光彩夺目,嘴唇是红红的,就跟我看到门房的女儿莱妮塔怀里抱着的娃娃一模一样。

可是,莱妮塔也不是坐在金摇篮里来到人间的。她在海边的野营地度假,而费用是由社区承担的;她穿的衣服也是从社区里其他孩子那里拾来的。

所有的人都说,说谎是非常不好的,而且,拿那些买不起这么漂亮、这么昂贵的娃娃(我的娃娃就是这样的)的人寻开心也是非常不好的。最后,我平静下来,说了一句“谢

谢爸爸”，假如他再送给我一个，我也同样会立刻把它摆放在架子上，摆在其他瓷娃娃的旁边。弗拉维亚会说那是她摆放东西的地方，不过我会在她提醒我之前就做完了这一切。

我记得，那时我还非常肯定地认为，弗拉维亚不是我的亲妈妈，我一直都在寻找我的亲妈妈，就好像这是生死攸关的事。首先是在我发烧生病时，我总是期望，某一天她会出现在门前，她先是惊奇地注视着莱昂诺尔装在门上的槲寄生树枝，然后她走到我的枕头边，将手放到我发烫的额头上。她身上应该有股薰衣草的清香。谁知道呢，说不定在她的衬衣下还有一对琥珀翅膀。

那时我对此非常坚信，你可以假想一下，没有一个孩子可以没有妈妈就出生，妈妈会给他讲故事，教育他长大，把他抱在怀里，给他编各种各样的幸福公主的幸福生活的故事。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一个人没有这些也可以活得很好。

我得向你坦白一件事：某一天我甚至在想，孔希尼亚就是我的亲妈妈。有一段时间我是那么的肯定，她对我的微笑与别人的不一样。我甚至怀疑，弗拉维亚是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才偶尔喊我到客厅里来的。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试着要坐到她怀里。可是尽管挂在嘴角的那丝微笑依旧，她却把我使劲地推开了，差点扭伤了我的胳膊，从她牙齿之间迸出了这样的话：



“别这样，你这个笨东西，弄坏我的裙子了！”

然后，我就知道，她不可能是我的亲妈妈。王子格拉西亚诺的亲妈妈找到他时，她是那么深情地喊道：

“我的儿子，来，来，到我的怀里来！即使你身上穿着破烂的衣裳，即使你住在最破陋的小房子里，我也肯定能认出你来！”

就这样，为找寻儿子，她漂泊过世界的七大部分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啦！

（“世界的七大部分是指哪些，莱昂诺尔？”

“美洲、亚洲、非洲、欧洲、阿波罗、大海和伟大而著名的葡萄牙。”

“你都去过吗？”

“我还从来没离开过葡萄牙呢。”

“离开过伟大而著名的葡萄牙？”

“还有别的地方吗？”

“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就是知道。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别人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是谁？”

“无所不知的那个人。”

“是那个医生吗？”

“是我的外婆。其他的也都是她告诉我的。”）

可是，孔希尼亚和王子格拉西亚诺的妈妈完全不一样。

因为她从不会想到要说“我肯定会认出你来”或“简陋的小房子”这样的话，就凭这一点，她就和王子妈妈不同了，尽管我自己也想不到说出这样的话。还有，莱昂诺尔曾经肯定地对我说过，孔希尼亚是在葡萄牙出生的，而多纳·佩帕四十多年来一次都没回过西班牙，虽然语言不通，可她和多纳·佩帕连巴达霍斯^①都没去过，虽然别人为了能买到美味的太妃糖，都不惜去巴达霍斯跑一趟。

也就是说，她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一点儿都不可能知道，世界的七大部分是指哪七大部分。

① 巴达霍斯，西班牙的一个城市。



译林少儿文库

第 二 章

她们总是在星期五下午来我家。

“算了，莱昂诺尔，我来吧，我已经起身了。”

这是惟一的一次，门铃响了以后，弗拉维亚从椅子上站起来去开门。我留在莱昂诺尔身边，静静地听着，她们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客厅。

弗拉维亚总是说，客厅不是孩子们呆的地方，而我只应该在她们喊我的时候去那儿。

莱昂诺尔一点也不喜欢这些西班牙女人。

“她们总是定期来这儿。”她说。

“只要她们觉得还能从这儿拿点东西回去，她们就不会离去，对此你可以毫不怀疑。”

在做出这番评论之后，她几乎总会唱起自己最喜爱的一首歌：

她们前来拜访，
身上却无一分一毫。

她们甚至还欠鞋匠
一只鞋底的钱呢。

我害怕极了，我真怕弗拉维亚听到她的话，怕这歌声会让她精神错乱，怕我爸爸会为此在晚饭时责骂我们。可是莱昂诺尔对此却显得毫不在意，尽管她总是很小心，不惹弗拉维亚犯病。可这种时候，只要还有一扣气在，她就仍会哼唱着歌谣。

莱昂诺尔不喜欢弗拉维亚。你甚至能够很明显地察觉到，你根本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即使当她谈到罪过的时候，你也只需看一下她的眼神，就会明白，她的眼睛已经泄露了一切。昨天，她哭哭啼啼地离去，她哭泣大概不会是因为弗拉维亚。那是因为放牛娃时代遥远的大草原，也可能有一点点我的缘故，不过，最主要的是因为安娜·玛尔塔，她总会在任何时候都显现她的存在。

每每想到这些，我总是相信，有一天只有我会为弗拉维亚而哭泣。那时，我只会想到那些美妙的夜晚，她打扮得像一个公主，来到饭桌前吃饭；想到那些美妙的夜晚，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只愿看着她，叫她一声妈妈。

有时候，我凝视着这所大大的房子，这些家具和这些房间，有种我不属于它们而它们也不属于我的感觉。我觉得，它们都在盯着我，观察我，就像学校传达室的帕利尼亚斯。我觉得四面的墙壁都长着大大的圆圆的眼睛。